



# 梦里故乡枇杷黄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黄玉才

每年小满后，故乡的枇杷黄了，飘着醉人的果香，滴着浓浓的乡情，明亮黄澄澄的枇杷黄，渲染着夏日绿色的宣纸……

日久他乡即故乡，近日，亲戚从故乡带来一篮刚从树上摘下的新鲜枇杷，硕大如黄色金珠的枇杷，皮薄肉嫩，酸甜入口，沁人心脾，担心吃不完会霉烂，我和妻子忙碌了一个下午，剥皮、去核、粉碎，熬制“枇杷膏”，枇杷凝结着故乡的味道、妈妈的味道，夹杂着泥土的芬芳和草木的清香，在舌尖弥漫，令人口舌生津，顿时，让我回忆起父母生前，每到枇杷成熟季节，要从山寨给儿女捎来新鲜的枇杷，让儿女品尝浓浓的乡情。

我的故乡石柱县，位于渝东南武陵山区长江南岸，气候宜人、物华天宝，雨量充沛、四季分明，适宜枇杷生长，我的故居就坐落在全县最高海拔1934米的大风堡群峰脚下，祖祖辈辈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山地农耕生活，传承着黄氏“耕读为本，忠孝传家”的祖训，祖先在黄家院子庭院种植了核桃、枇杷、桃李、银杏等果树，一年四季花果飘香，代代呵护，巨大的银杏、核桃古树，上世纪70年代，集体修建保管室时砍倒了，枇杷树却幸存了下来，四季常绿，冬花春果夏季熟。据父母生前

讲，有一年春天，我几岁时生病，咳嗽不止，母亲采回枇杷叶熬水让我喝，没几天竟然病好了。小时候，每当枇杷成熟了，母亲就摘回鲜枇杷，让儿女吃个够。父亲每年要采摘鲜枇杷，用山寨自酿的土灶苞谷酒泡制“枇杷酒”，每晚小酌一杯，解除劳作的疲劳。

我长大成人，离开故土外出求学、工作，每年枇杷黄了，无论农时多忙，天刚亮，母亲把父亲从被窝里拉下床，吩咐父亲到枇杷林摘一篮还滴着露珠的鲜枇杷，母亲选择个大饱满的枇杷，用塑料口袋平均给儿女分袋装好，父亲背着母亲精心为儿女准备的枇杷、辣椒、土豆、黄瓜等自产的蔬菜瓜果，步行30多公里山路，到沙子场镇乘客车到县城，给儿女送来满满的母爱和亲情，年年如此。

后来，乡道路扩建成8米宽的油路，连接黄水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可通各种车辆，父母却先后离开了我们，故居老屋成危房拆除复耕了，炊烟断了，家散了，父母远去了，故乡情更怯，没有父母亲情的故乡，变得更加陌生了，唯有故居旧址那几株枇杷树，寂寞无助地挺立在竹林边，像慈祥的母亲，呵护着儿女，绿叶庇护着枇杷花果，冬去春来，花开花落，每



年农历五月，依旧挂满枇杷果，只是再也吃不到父母亲自采摘送来的鲜枇杷，时常梦见故居老屋，梦见庭院那几株枇杷树，迎着夏日凉爽的风，滴着露珠，在翠绿的绿叶丛中，又挂满了一颗颗金黄色诱人的枇杷。

枇杷不仅可食用，而且浑身是宝，果皮、果肉、果核、花、叶、梗均可入药。据《本草纲目》记载：枇杷有润五脏、滋心肺、祛痰止咳、生津润肺、清热健胃之功效。

我国人工种植枇杷历史悠久，源于西汉，唐代遍种，诗人白居易“淮山侧畔楚江阳，五月枇杷正满林”的诗句，生动形象描绘出枇杷挂满树梢的景象。现已从传统的品种改良为多种良种枇杷，树矮果多，果量高，我有一位亲戚，在县城西郊的

旗山半山腰，种植枇杷、柑橘等果树，每到枇杷成熟季节，绿荫丛中，挂满黄澄澄的枇杷。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的建设，城郊三河镇北岭山生态农业园数百亩枇杷，成为市民重温乡情的体验乐园，每当枇杷黄了，枇杷园人声鼎沸，提着竹篮，背着竹背篼，到枇杷园采摘购买新鲜枇杷的人络绎不绝。

梦里故园，每年夏天，一树树枇杷，又挂满枝头，母亲亲切呼唤儿女，叮嘱吃枇杷时要细嚼慢咽的声音，时刻在耳边回响。滴着浓浓乡愁的枇杷黄，在岁月之河飘着醉人的果香……

# 土家有条盐井溪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刘建平

沿着巴人的足迹，我们去探访土家山寨的盐井溪。她位于武陵山区渝东鄂西七曜大山深处，石柱县沙子镇和中益乡交界的盐井村，这是孕育滋养繁衍土家人的盐水河、母亲河、桃花源。

动车到达重庆市石柱县沙子镇龙源村的黄水站，转小车沿着沙子的龙河下行，不到二十分钟就到达龙河与盐井溪交汇处，这里小地名叫沟口。不同历史时期，盐井溪下游开发了盐井、中游开发了油气田、上游山顶开发了清洁能源风电。

沟口三面都有寨，是古代巴人迁徙到此建的黑虎寨、墩寨和小蛮寨，寨上遗存有军事古迹。沟口上行一公里沿途百米区域有古代巴人开凿的十多口盐井。春秋战国以后的封建社会，盐巴属于国家专营，于是全部盐井被死死地封闭，其中一口较大的井依然有咸咸的盐水冒出流淌。难怪以前这里建了盐井乡，后来撤并乡镇，现在叫盐井村，与中益乡华溪村相邻。盐是生命的必需，喝一捧盐水，与巴人血脉相连。

从古代的盐井逆流而上，映入眼帘的是远山下、溪流旁的土家吊脚楼民居、腊肉坊、田园庄稼地和黄精基地。过了溪流右岸的一个石柱子，逐渐少有人家居住，显现出自然的原

生态，山泉鸟鸣交织，瀑布飞泻而下，恍若进入世外桃花源。到达取水场

再向上，不能车行，只有废弃的土公路，一直通到井场坝子，这里的井是油气井。

我上次去油气井场已是二十多年前了，我和马老师骑着自行车去的。这里是江汉石油管理局较早开发的石油天然气井，当地传说这就是民间早已传开的四川黄葛油田。盐井溪的石油天然气与湖北利川建南气田在七曜山脉相连，开发一段时间以后，这口井也塌了，但一直有天然气在往外冒，旁边谭家村民当时就利用这气在做饭，他们家可能是石柱最早使用天然气的家庭。

过了盐井溪的石油天然气井，公路就断头了，如今植被茂密、封闭无路了，只有溪流依旧匆匆流淌。当时年少轻狂，我和马老师是扛着自行车沿着巴人和土家人的盐路上山的，直上到海拔1600多米的八角坪垭口。垭口有连接白鸡坪和沙子关的公路。

如今，盐井溪左岸修建了公路，我们驱车沿着岗子坪、金竹寨到八角坪垭口。山顶西边的一股泉水就是盐井溪的源头。山脊两边茶园和白鸡坪的黄连、莼菜、辣椒和烤烟等三色经济作物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山顶一线延伸修建了宽阔的公路，发展了清洁能源风电，风机随风旋转，电能源源不断地送出。

石柱盐井溪流淌的盐水，与忠州甘井、彭水郁山、云阳云安的盐巴共同融入了巴人的血脉和中华民族的文脉。盐井溪从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到清洁能源风能的利用和三色经济的发展，为风情土家寨注入了源头活水和持续能量。盐井溪的历史，生动诠释了土家人敢尝盐水咸、吃得黄连苦、不怕辣椒辣、乐享蜂蜜甜的奋斗精神。

# 复垭茶香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刘英

一杯茶，是一场平淡简单的相逢，也是一场不同寻常的相遇。还冒着热气的开水，没有什么特别，它普通得不能再普通；黄金芽茶卷曲着身子，裹紧衣袍，色泽深绿中掺杂着苦黄，一根儿一根儿躺在玻璃杯底，仿佛没有玩具要的娃娃，无精打采，还精瘦，枯焦枯焦的，用手轻轻一捻就会碎掉，她模样虽然不怎么吸引人，却有股烘焙后的干草木香。正是这样相貌平平的水遇上还未梳妆打扮的黄金芽茶，两者碰撞出了惊人的火花：茶叶在清亮的开水中缓慢舒展着、舒展着，怒放生命最后的灿烂。每根茶叶都像还生长在茶树枝头，站成方阵，神情愉快、饱满。

此时，其貌不扬的开水，因着茶叶生命的再焕发，由透明变成了渐变深浅不一的绿色，新绿、浅黄相互晕染，将半杯水的颜值瞬间提高，他已经成了“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的翩翩公子哥，像是画卷中走出来的。

端起茶杯轻轻一摇，本来悬浮在水面的茶叶，会有一些离开水面，慢慢沉入杯底，再直立。透过玻璃杯，新绿的茶叶清新明亮，色泽更加艳丽，比生长在枝头时还清亮。她们落落大方，任人审视。

水、茶叶、玻璃杯，三者相得益彰。他们的表演先饱了我的眼福，然后又醉了我的灵魂：开水冲过后的茶味儿氤氲着慢慢飘散出来，似烟如雾，像纱又如云，让人捉摸不透的飘忽中却是使人沉醉得厉害！真是茶香醉人呀！看也看了，闻也闻了，当然是要端着茶杯细细品尝一番的。

呀，不能辜负了这份深情的邀约：小口啜着清亮中透

着丝丝缕缕的浅绿茶水，舌尖、喉咙、心肝脾肺肾……一直扩散到全身，心尖儿都颤抖了。喝茶，尤其是喝到“内外兼修”的好茶真是一种享受——难怪古往今来它能受到追捧！

这款让人沉醉的黄金芽茶是位于云阳县城北部沙市镇的复垭村牛儿坪茶地所产。复垭村在植被茂密的凤凰岭山腰，属于海拔1723米的剪刀架山所辖。高山出好茶，黄金芽茶就生长在这样高海拔的山间。九拐十八弯的牛儿坪道路旁种植着一片片的茶树。一行行的茶树，像是等待着被检阅的士兵，静静地生长在这片曾经乱石横生的山腰。

五月中旬，清明早已过去，清明茶也早已完成了采摘。此时茶树的新芽也“年迈”了。虽然它还是新绿的浅黄，但它细小的绒毛已褪去，芽儿以下的枝干和茶叶都老了，颜色变得深沉，草绿、深绿、墨绿。不过正是茶树枝头的这一抹泛着明亮黄色的新绿使人着迷，让人爱不释手。

牛儿坪的清晨，最是空气清新的时候，万物也从沉睡中苏醒过来。

温柔的阳光透过松树林，将薄纱般的外衣拂在茶树身上，新黄的叶片仿佛一株株小茶树头顶的皇冠，被深绿色的老叶众星拱月般簇拥着，熠熠生辉。这小小新黄的芽茶，让光华四射的天地更加魅力无边！虽然清明已过，但有着一叶或者两叶的芽儿也是可以被采摘下来制成茶叶的。且新鲜嫩生生的茶芽儿不止能制茶，还能做成美食呢：像香椿一样和着鸡蛋炒着吃，味道却是比香椿更胜一筹。还能茶叶烧排骨，肉色上点缀星星点点的新绿，不说味道，就是看着就已赏心悦目！它还能抢了小葱的功能，在炖汤中走一遭呢……

复垭茶，云阳茶，终会慢慢香飘全国，走向世界，奏出一曲属于我们云阳茶的赞歌。

